

一  
寫  
石  
達  
開

王成聖

肝膽照神州，獨許名亭留姓氏。  
龍蛇起大陸，我從末路拜英雄。

——熊式輝題翼王亭聯

咸豐三年癸丑，公元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國軍攻陷金陵改稱天京，洪秀全將城內幾處名宅，修葺一新，分贈功臣。翼王石達開，那一座府第，尤其恢闊崇麗，璇室玉門，落成之日，石達開親筆寫了一副楹聯，分懸正門兩邊。這一副對聯上聯是：「了不得」，下聯曰「不得了」。

天國文武百官見了，無人懂得，問他時，翼王但笑而不言，三年後，天國諸王內爭激烈，相互殺伐，石達開一家老小，盡遭北王韋昌輝屠戮，翼王椎心刺骨，哀痛欲絕，因而西走川康，自謀發展。在軍旅之中，他才說出當年寫那一副對聯的用意：

「我兄弟六人金田起義，用夏變夷，斬邪留正，誓掃胡塵，拓開疆土，立萬世不朽之功德，這是「了不得」的大事業。然而煮豆燃箕，兄弟鬩牆，爭權奪利，血染天京，其結局必將同歸於盡，死無葬身之地。那便是「不得了」的大災禍了。」

能在勝利成功的歡樂高潮，預見風流雲散的淒涼結果，石達開豈止為叱咤風雲的大將，實則是高瞻遠矚的英雄豪傑。無怪他死後一百年來，種種傳說，不一而足，軼聞軼事，播誦久遠，凡此俱足以反應一般人对翼王景仰之深，惋惜之切，于故院長右任題大渡河翼王亭石室的一首七絕，描寫此一心理，可謂最為深刻：

「大渡河流急且長，梯山萬衆亦倉皇，逸民慷慨歌謠裏，猶說軍前失翼王。」

民國五十一年六月，筆者輯多年搜羅珍藏的史料，分石達開傳略（筆者自撰）、文告、書札、日記、詩錄及附錄六章，都十萬言，交天聲出版社刊行問世，忽忽五載。而筆者在此五年之內，坐探書城，順手拈來，又復錄得有關石達開之史乘不少。茲予整理一過，分段寫出，以饗中外讀者諸君。

石達開原籍廣東潮州，寄籍廣西桂平縣白沙村，桂平舊稱潯州，境內山巒起伏，景色奇幽，石家在白沙村富甲一方，人丁興旺，素為名門望族。據往後掘出石達開曾祖母的墓碑，石達開一輩即有兄弟十六人之多，他的侄輩也有二十一人。——這一塊墓碑立於道光二十年庚子（公元一

八四〇），石達開僅二十歲，他和他的弟輩還不會結婚，由此可見石家男丁人數尚不止此。

在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的五王一宰相中，無論門弟、出身、財富、學問，心胸與見識，武藝與謀略，石達開無疑是出類拔萃，卓犖不羣的。唯其如此，石達開在他們這一羣中顯得鬱鬱寡歡，落落難合。儘管他文治武功，允稱第一，但是他始終孤獨、落寞，那一種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涼辛酸，洵非常人可以想像，這是一位悲劇性的英雄，他被韋昌輝、馮雲山等的陰謀詭計逼上梁山，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又被偏狹的君臣之義，「兄弟」之誼所束縛，不得急流勇退，也無法及早突破羈縻，尋求自己的天地，因此他的悲慘結果的是命定，始之於「逼上梁山」的當時。筆者有這樣的認識，為中外寫翼王軼事，願自翼王和太平天國諸王交往的經過寫起。

先說太平天國的「真命之主」天王洪秀全。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人，兄弟三人，長兄仁發，次兄仁達，三兄弟同父而不同母。仁發、仁達一母同胞，在家種田維生，洪秀全則為繼室所出，他個人對此從不隱諱，不但載諸天王詔書，而且屢屢公開講道，毫無秘密可言。

兩位哥哥待他很好，見他聰明，讓他讀書，同窗學友便是往後封為南王，曾在石達開家中教讀西賓的馮雲山。

道光十七年丁酉，公元一八三七年，洪秀全生了一場大病，死去七日，又復悠悠還魂。據說他從此便滿口直說「天話」，絕少「凡俗」之言。他勸人敬拜上帝，不禮他神，他傳教的方式簡單直接而有效，他說：「凡敬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敬上帝者虎蛇要咬。」

自花縣往北邊走，上至廣西潯州、桂平、武宣、象州、藤縣、陸川、博白，廣袤數百里，人烟稀少，村郭寥寥。洪秀全起初只在窮鄉僻壤，奔走傳教。信他的上帝教者，百中不過三五，而且除了他的同窗同學馮雲山外，絕無智識份子存在。

大渡河翼王

石

大渡河

石

石

石

石

蹟墨亭王翼題任右子藏所者作文本

十年後，亦即道光二十六、七年之交，花縣至桂平一帶疫癘大作，土著輾轉溝渠，呻吟病榻，簡直無一倖免。說也奇怪，唯獨洪秀全的上帝教徒安然無恙，從此上帝教信徒日增，為數巨萬。

考粵北桂東瘴癘，多半是惡性瘧疾，洪秀全是否從外國人那裏，或是自己發現了金鷄納霜之類的治瘧防瘧特效藥，散發徒衆，藉以誇稱「上帝」的威靈，以及他的法力，作為他發展上帝教的有效宣傳，筆者尚存疑問。因為事實證明，洪秀全在死而復生後「得道」，「滿口天語」之後，確與外國人有所連絡往還，他在金田起義前從而學道的是一位英國牧師羅孝全 (Rev. I. L. Roberts)，在羅氏寫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坦白承認洪秀全曾經到廣州他的禮拜堂裏一住兩月有餘，背誦聖經，學習聖道，時在公元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亦即桂平一帶大疫癘發生之稍前。羅孝全並曾描述洪秀全的相貌：「如常人，身高五尺四五，體格偉大，面圓，身材各部端正，頗美觀，態度行動雍容，有君子風。」

——這一封公函刊載於英倫出版的 *The Chinese and General Missionary Gleaser, London, Oct. 1852*，筆者以為，洪秀全從羅孝全那裏聽了兩個多月的道，同時也得了一大批「濟世活人」的藥。否則，信教可以免疫，那是絕不可能成為事實的荒謬。就在這一段時期加入了上帝教的，還有往後的太平天國六大核心人物。茲予分列於下：

一、東王楊秀清，桂平縣平隘山上的一個燒炭的，洪秀全最信任他，因為他軍令嚴整，賞罰分明。

二、西王蕭朝貴，武宣縣盧陸筒一個種山的，洪秀全特地把他的妹妹洪宣嬌下嫁，因而使他衝鋒陷陣死都不怕。

三、南王馮雲山，洪秀全左右第一個智識份子，太平天國開國之初，一應謀略策劃，都是他的手筆。

四、北王韋昌輝，由石達開幫忙捐過監生，桂平縣金田人氏，出入衙門辦事，生性機智，權變狠毒陰險。

五、翼王石達開，桂平縣白沙人氏，家資萬貫，文武全才，他是先被韋昌輝、洪秀全等人視為目標，然後定下密計，迫他加入組織，其經過容後詳敘。

六、天官丞相秦日昌，桂平白沙人，替人做工的。其人並無才情，但知忠勇信義，是個可以信託的臣僚。

洪秀全胸懷大志，加上馮雲山和韋昌輝推波助瀾，因勢利導，他才由爭取羣衆進而企圖利用羣衆，由鄉人尊稱「洪先生」而欲國人嗚呼「萬歲爺」，他們擬行大舉，缺少資財，於是一眼看中「人才、文才、家財」三全其美的石達開，由洪、馮、韋三個難兄難弟定計，向石達開展開了包圍攻勢。

原來桂平縣金田鄉的居民，向有土著與客籍之分，客民來自廣東潮州，讀書是務，紳士地主居多，土著則勤勞樸實，泰半務農，亦有稱之為「僮民」者。韋昌輝和石達開雖然是小同鄉，但是彼此身份不同，當然少有機會接觸，所以上帝教中諸人，最先混入石達開左右的，還是廣東花縣人氏的馮雲山，他當了石家的西席先生，教石

家的子侄輩讀書。

漸漸的，韋昌輝以馮老師友好的關係，終於躋列石家座上客，他藉往訪老友爲名，每每乘馮雲山課餘之暇，到石家去談天。由於馮、韋二人別有用心，馮雲山特意吹噓介紹，石達開也和韋昌輝從相識、相談，竟而成爲很親密的朋友。

韋昌輝是個愛慕虛榮，不能安份守己的人，他以一介農民，而得與桂平巨紳石達開平起平坐，分庭抗禮，反倒更急於出人頭地，名列仕版，也好光宗耀祖，恢宏門楣。於是他暗暗的與馮雲山商議，由馮雲山代爲說項，石達開素性慷慨豪爽，他拿出一筆錢，替韋昌輝報捐一名監生。這一來，韋昌輝立刻得意洋洋，趾高氣揚，穿起長衫，戴上方巾，走動衙門，勾當公事，儼然是一名讀書種子，小小鄉紳了。誰知他這一得意，却鬧出了一個大笑話，使他自取其辱，大出洋相，居然引起咸同年間的刀兵之災，血戰十年，禍延東南與西川，是爲太平天國之役，「長毛」「髮捻」之亂。

起因於韋昌輝爲了裝點門面，請一位當地耆紳，替他寫一塊匾，而在上匾那天，他換了全身新衣，把家中裏裏外外，收拾得煥然一新，賀客盈庭，鞭炮長鳴，他正大宴賓朋，將匾掛上。石達開鮮衣怒馬，由一羣健僕俊童，四下簇擁，他略略來遲了些，驟馬上前，細看那匾，當時便忍俊不住，揚鞭大笑起來。

「石兄，」韋昌輝好不納悶，從人叢中擠過來問他：「有什麼事這等好笑？」

「你看這塊匾，」石達開猶然笑個不歇：「你還不快快與我取下。」

「匾掛得好好的呀！」韋昌輝大惑不解的問：「爲什麼要取下來呢？」

「人家在取笑你哩，韋兄，」石達開霍地下馬，講解給他聽：「你看這匾上不是寫着『登仕佐郎』嗎？你曉得不，這『登仕佐郎』是本朝最起碼的文官，國朝的官秩分爲一至九品，每一品各有正從之別，『登仕佐郎』不過是從九品而已，再往下數，便是『未入流』啦！」

說罷，石達開又縱聲大笑，他笑時，馮雲山也在掩口葫蘆，當着那麼些道賀的賓客，韋昌輝惱羞成怒，忍無可忍，他撥張凳子站上去，將新製的木匾，插下來猛往地上一摔，然後飛身進屋，拿出一把伐木的巨斧，連連揮劈，把一張『登仕佐郎』的匾額，劈成粉碎。

盛宴不歡而散，韋昌輝咬牙切齒，怒火冲天，他自此暗中立誓，「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來日不論如何，他都要做官拜將，封王封侯。

洪秀全富於野心，韋昌輝饒有機心，這兩個入吐露胸中秘密，果然一拍即合。當其時，他們已經掌握了數萬羣衆，所急需的，是分率羣衆的幹部，搜購兵器的資財，以及發動暴亂的可乘之機。洪、韋加上了馮雲山，成爲一個核心組織，他們自此不斷的策劃、準備，並且俟機而動，爲了解決第一個問題，他們多方訪求，延攬幹部人才。

五人小組一致認爲，石達開是必須全力爭取的對象，因爲無論文治、武功、豐采、資財，和他精湛的武藝，崇高的聲望，俱非五人小組中任何一位所可與顏頰匹敵。倘若能將石達開爭取到

手，揭竿而起的舉義，也就有了一半以上的把握。

針對石達開性格上的弱點，他們安排降龍伏虎的妙計。

石達開費雄一方，才高八斗，他無意仕進，却是仰慕俠林，性豪爽，好交遊，門下食客，良莠不計，他最喜歡呼朋牽侶，成羣結隊，或驟馬馳騁，或擊劍舞槊，歡聲震野，山應谷鳴。尤好排難解紛，一諾千金，因此他的聲名遠播，無論官府綠林，對他都很尊敬。在石家老宅十餘里外，有一座峻拔挺聳的山峯，正當交通要道，山中有一股悍匪，佔山爲王，匪首是一個有名的劇盜，他們殺人越貨，無所不爲。

一日，忽有一個來自福建的商人，愁眉苦臉，眼淚汪汪，投奔石達開的府上，他向石達開哭求，他實以身挾重資，途中又不得不經過這大盜盤踞的要隘，他不敢再往前走，久仰石公子的威名和義聲，進退失據，無可奈何，他只好冒昧前來投奔石公子，請他代爲拿個主意。

當着衆家賓客，石達開沾沾自喜，大爲得意，他先問那福建商人：

「你來自福建，距此好幾千里，誰告訴你此地有我石達開的？」

於是那走江湖的商人，善頌善禱的說：

「石公子威鎮一方，你的大名莫說小地方福建，只怕連北京城裏天子腳下也知道哩。」

那年石達開才二十三歲，少年氣盛，目無餘子，當下笑嘻嘻的說：

「好好好，你且到後面去休息，移時我自會請幾名兄弟，護送你過關隘。」

商人千恩萬謝，正待遵命步向後進，妙不可階的，就在這時，家丁氣急敗壞的跑來稟報，道是山上的大王爺，聽說石公子收留了他即將到口的肥羊，赫然震怒，此刻點了一百多名嘍囉，登門與師問罪來了。

石達開驚地一轉臉，望見福建商人正在殺雞戰慄，嚇得面無人色，他淡淡的一笑，吩咐家丁：

「你去打開大門，請那位寨主爺進來就是。」

滿座賓客相顧愕然，有人唯恐會動刀兵，嚇得悄悄溜走，石達開也不理會，照舊談笑風生，飲啖自如。移時，寨主爺怒冲冲的大踏步進來，他又手一站，石家大廳頓時劍拔弩張，彷彿大戰一觸即發。

不等寨主爺開口挑釁，石達開笑吟吟的站起，右手兩指一疊，振振有詞，說出一番道理：

「寨主所要的，不過是錢麼！但如我們替人家想想，像這位來自福建的客商，籌措本錢，做個小本營生。離鄉背井，千里跋涉，無非爲了那養家活口，仰事俯畜的什一之利？寨主要將他所有的據爲你所有，却又叫他怎生回去，只怕他唯有一了百了，自求速死了。我實在是看了於心不忍，所以才想跟寨主討個人情，放他一條生路。」

一席話入情入理，不容寨主置喙，趁他猶自瞠目結舌，無詞以對，石達開又掉首回顧，朗聲的問那名客商：

「你務必實說，此刻在你的身畔，究竟帶了多少銀兩？」

「五……五千兩。」

「嗯。」石達開點點頭，向他的一名親隨，以目示意，親隨轉身往後面去了，這邊石達開慇懃的請寨主入席，寨主正遲疑，親隨回來，身後跟了三名家丁，抬出六箱銀子，石達開吟吟的笑，指指那些銀兩說：「寨主爺，這裏也是紋銀五千兩，不過是出於我石某的奉贈。你應該到手的分文不少，那位客商也可以保全了身家性命，這樣兩全其美，你說可好？」

「這……」不但寨主張口結舌，滿座佳賓，一致目瞪口呆，石達開豪氣如山，把這一幫人都鎮懾住了。——事後，寨主不敢收下這筆銀兩，但却滿口應允放那福建客商過山，石達開還堅持不許，跟寨主推讓良久，寨主算是拜納了半數。

經過這一件事，梁山寨主把石達開佩服得五體投地，一日，石達開誕辰，大開盛筵，盡歡三天，遠近各地的親友都來道賀。寨主聽到消息，備了一份重禮，親身道賀，石達開留下他參與盛會，寨主也百無禁忌，昂然入席。於是，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到縣城告密，說石達開結交巨盜，在家飲宴，桂平縣知縣派捕快緝拿，深更半夜，破門而入，石達開和寨主猝不及防，束手被擒，打下桂平縣的大牢。

先在道光二十七年、八年間（公元一八四七——一八四八），廣西盜賊四起，騷擾城鄉，地方百姓得不到官家的保護，只好自設團練，禦盜退賊，保全一方。中國老百姓本來是一盤散沙，平時絕少組織。如今桂平至花縣一帶，既有上帝教的秘密結合，又增添了團練的武裝民軍。兩個組織固然涇渭分明，互不相涉，但是其中有少年子弟，逞強鬪狠，一旦發生糾紛，免不了要運用組織的

力量，以壯聲勢，因而積許多小事件，成爲巨大的裂痕。拜上帝的人和團練充員的明爭暗鬥層出不窮，桂南粵西，民性强悍，雙方積久不相容時，絕少有人忍讓。於是洪秀全、韋昌輝、馮雲山者流，儘量從中煽動，鬧得天下大亂，民不聊生。拜上帝的人爲了肅求自衛，紛紛武裝，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之下，洪秀全他們心知，只需一聲號召，成立萬人以上的一支大軍，那是毫無問題的。

石達開下獄，等於他們的舉事時機，將屆成熟，時在道光三十年庚戌（公元一八五〇），南路的一支，由洪秀全親自主持，馮雲山任左軍師，爲之調度策劃，北路的一支，以楊秀清、韋昌輝爲主，輔以「猛虎出柙」的石達開。

金田起義的導火線，是楊秀清、韋昌輝率領大批敢死之士，混入桂平縣城，出其不意，鼓噪衝前，打開了桂平大牢，將石達開和全體囚犯，救出圍圍，這一行暴徒呼嘯出城，逕返白沙城裏。石達開見滔天大禍已經闖下，情勢如此，無可奈何，祇好遣散家人，盡出費財兵器和石家的丁壯，會合當地的拜上帝者，組成一支大軍，浩浩蕩蕩，去金田一帶，意圖與洪秀全、馮雲山會師。

洪馮二人，這時正住在花洲，一個名叫胡以洗的人家，他們行藏秘密，舉止鬼祟，除去拜上帝的人以外，絕少有人知道，當時他們所做的工作，是利用愚民的迷信，儘量爭取可供爲他們驅使的羣衆。因此在這一段時期，算是上帝教走魔入邪，專事旁門左道。洪秀全封馮雲山爲左軍帥，他身穿八卦衣，手執鵝毛扇，打扮得跟戲臺上的諸葛亮一樣。當地有一種野生植物名鬧楊，又稱仙桃，葉大如掌，開花形長而色白，夏榮冬枯，

結的果子狀類鮮栗。馮雲山發現這一種仙桃是強有力的亢奮劑，他命人大量的攝取，泡在酒中，先期爲衆作法，煞有介事。臨到嚇令教徒衝鋒打仗，或衆衆毆鬥，當場殺死幾個小孩子，用他們的鮮血滲入「醉仙桃」，使黨徒人盡一斗，然後他們打起仗來，眼睛血紅，咬牙切齒，面容猙獰可怖，人人攘臂爭先，奮不顧身，就像中了魔法。

洪秀全則一派「替天行道」的姿態，天聽、天視、天聞、天言，無一不是「天」。他尋獲一隻竹笛，故作神秘之狀，秘不示人，把自己房間裏的牆磚挖空一處，暗藏竹笛在內，臥室四週都用黃紙裱糊，就是爲了遮掩此一機密。他稱這隻竹笛爲「天父」，誣說但有疑難不決的大事，他可以藉由竹笛而與天父通話，聆聽指示，百試百驗。——筆者嘗想，洪秀全這隻竹笛，恐怕便是最古老的電話雛形了。

洪秀全和馮雲山裝鬼作怪，妖言惑衆，被他們吸收的拜上帝人一天天的增多而且其等的向心力猶在逐漸增強，他們很興奮的認爲，——大事得諧了。

石達開他們所率領的這一支部隊，先到金田駐紮，石本人不會與洪秀全、馮雲山相見，這是因爲在舉事之前，關於首領問題，洪秀全和韋昌輝還有爭執，韋昌輝野心勃勃，攆石達開而自重，他何嘗不想當太平天國的天王？但是洪秀全既然和天父直接聯絡，又怎甘雌伏於韋昌輝的駕下，這太平天國第一次的政爭，洪韋雙方，論力量旗鼓相當，不過在起義六王之中，秀全得到馮雲山、楊秀清和妹婿蕭朝貴的擁護，迫使韋昌輝不

得不承認洪秀全接受「天父」的直接領導，無可奈何的退居北王，奉了洪秀全的正朔。

談判既定，便由楊秀清擔任代表，馳赴花洲，迎接洪秀全抵達金田，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六王於焉聚義。當其時，洪秀全玩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手法，他用迷信和宗教的揉合體，爭取大量的羣衆，再以扶漢滅滿，拓開疆土，嚴夷夏之辨，懷光復之心來羈縻智識份子，或者稍有思想見地的人士，因此他們對於附從徒衆的振動口號是：

「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妻男女，擁公憤以前驅！」以及「立志頂天，眞忠報國！」

於是，眞正曉得他們要打天下，定江山，取清廷而代之，分茅列土，共享富貴榮華的，只有洪、馮、楊、蕭、韋、石六個人。這六兄弟到金田後，第一件事便是先行訂好他們自己的名位，洪秀全對外稱天王，對內稱天兄，他是一致公認的眞命天子（稱天兄者，亦即「天」之大兒子也），其餘王位分東南西北，各由楊秀清、馮雲山、蕭朝貴、韋昌輝獲得，獨獨石達開落空，似乎說不過去，而且對於這位既出錢又出力的唯一人才，也必須有所羈縻，所以後來想了一個翼王的尊號，套在石達開的頭上，翼者，羽翼也，翼王從金田起義開始，就比楊馮蕭韋矮了一級，成爲核心與外圍的那條界限，可見天王與東南西北四王，自始便不會將石達開當做自家看待。這一點，由太平天國定鼎南京以後，各王的職銜也可以看得出來，楊秀清、馮雲山、蕭朝貴、韋昌輝都稱眞天命左輔、右弼、左弼、右輔正軍師，而

石達開則不過是：「眞天命太平天國聖神電通軍主將」，至於洪秀全則乾脆來上一「奉天承運皇帝」了，再往後東南西北四王頭銜上更增添「開國」字樣，石達開也是未能與之相提並論。這種不平等的待遇形同歧視，長年累月，越演越烈，使學識能力冠絕儕輩的石達開看了，大有「寒日飲冰，點滴心頭」的況味。

舉事之初，開始囑聚黨徒，招兵買馬，他們招募丁壯的方式，是帶着部隊到處去就地擴充的，因此他們自金田移營上武宣、東鄉、三里、象州各地，自此人馬越聚越多，蔚成大股，於是再回金田新圩，一駐數月，由於人馬大隊集中，已被地方官府察覺，一面奏報清廷，一面由廣西提督向榮率隊進剿，向榮兵多，已經將洪秀全等加以包圍，可是太平軍頭裹紅巾，長髮披肩，喝了馮雲山特製的「醉仙桃」，上得陣來，前仆後繼，凶悍無比，官兵因爲承平已久，師老兵疲，擋不住太平軍的衝鋒陷陣，目無餘子，所以接連吃了幾次敗仗，使太平軍的聲勢，越來越壯。

太平軍以一羣烏合之衆，未經訓練，缺乏軍械，當時可用之將唯有石達開一人，爲什麼會坐令致大，出廣西、平湖南、克武漢、下金陵，北上入直隸境，幾乎在距今一百〇三年前便推翻了清清，推考起來，清廷一開始便失之於人謀不臧，當道光帝接獲廣西巡撫的奏報，廷旨是派太子太保雲貴總監林則徐去剿辦，太平天國諸王懾于林文忠公的威名，極爲震怖，甚至有人倡議立即解散，首腦人物隱名改姓，分頭逃竄，然而林文忠公偏在進軍途中病故。這一下遂使清軍失去剿辦的先機，同時又令太平軍以爲天喪斯人，無異神

靈呵護，士氣因而大振，待至清廷改派向榮為欽差大臣時，太平軍早已勢同燎原，局面惡化得不可收拾，向榮唯有着眼於他們突圍而去，由永安（今蒙山）而圍桂林，出興安縣，進入湖南省境了。

另一「人謀不臧」處，斯為當時的廣西巡撫鄭祖琛，一心禮佛，偏執好生，他有一個自己訂定的鐵律，每逢處決人犯一名，他都要代他誦唸一遍金剛經。陽朔縣的生員胡以洗，不但是洪秀全的同黨，而且還是洪氏的窩主，洪秀全從他的家中，被楊秀清迎赴金田起義，太平軍在花洲附近一帶，所吸收的拜上帝人，還有三百餘眾，當他們正由胡以洗、陸亞保等聚齊，整隊出發支援金田之際，突被大隊官兵包圍，全部就擒，無一倖免。這三百餘名滿清政府的叛逆，押解到桂林，依律判處死刑。那位可笑的鄭巡撫，大忙特忙，窮一日之力，只唸了金剛經二十多遍，於是就祇能正法二十餘人，如此殺了幾天，巡撫大人唸經唸得不耐煩了，索性網開一面，勒令闔城士紳，每人各保十名囚犯，縱之使歸。

永安一仗，太平軍遭遇嚴重挫敗，被廣東副都統烏蘭泰窮追猛打，擊斃兩千餘人，後來被迫太甚，背水一戰，居然反敗為勝，清軍死者四五千，烏蘭泰腿膝重傷，不久便身故六塘圩。楊秀清乘勢圍攻桂林，月餘不下。這時候洪秀全聽從石達開的主張，採以退為進之計，放棄桂林而自象鼻山渡河，由興安仰攻全州，出廣西而進薄湖南。當全州攻下，楊秀清和石達開在戰略運用上有了歧見，石達開堅主北上入川，取得天府之國為根據地，然後以高鎮建順之勢，控制華中與東

南，同時還可以北出岐山，問鼎陝甘晉豫，如此乃能進攻退守，運用自如，作千年萬世的打算。然而楊秀清極力反對，因為他想孤注一擲，取得金陵，而與清廷成爲一南一北，分庭抗禮之勢。

結果是楊秀清的策略爲洪秀全所採納，於是太平軍下道州，攻永明，破江華，裹脅附近居民兩萬餘人，聲勢又振，挾勝利餘威而循桂陽、安仁、瀏陽北上，圍攻長沙。

清軍賽向阿奮勇守城，而以向榮等在外圍構成反包圍圈，因此雙方相持三個月，攻城戰變成陣地消耗戰，死傷極爲慘重。洪秀全登基心切，當勝負未判之際，先在長沙南門外製作傳國玉璽，勒令逆僚軍民，向他嵩呼萬歲，洪秀全的老婆稱娘娘，而東王、西王、南王、北王和翼王的封號，也是在這個時候正式發表的，曾有人謂太平天國封王是在攻長沙時方始定議，其實大謬不然，因爲當洪秀全在長沙發表封號之前，南王馮雲山已在全州陣亡，而西王蕭朝貴，亦已在南門外長沙中炮身死，他們的王位並非追封，而且早在發表以前，到處已用東王西王的名義在發佈安民告示了。

太平天國之敗，敗在內憂而非外患，北王韋昌輝是生性狡獪狠毒的陰謀家，因此一切內爭都以他爲焦點。而石達開一向是他最大的政治資本，所以他在六王之中，和石達開最接近，當太平天國定鼎金陵，馮蕭已死，秦日昌——根本不生作用，石達開領軍在外，南征北討，京畿之內的政治爭，就祇剩了楊韋對陣，誅楊奪權，石達開是贊成的，因此韋昌輝始能順利得手，但是殺戮太重，又爲翼王所反對，乃即回京阻止。這時韋昌輝

亟欲把石達開也殺了，根除後患，事爲翼王偵知，緝城出走，韋昌輝方始憤而殺害翼王全家，石達開聞耗痛不欲生，提師東旋，揚言清君側，洪秀全急了，殺韋昌輝而將首級解送安徽寧國軍前，請翼王驗看無誤，石達開欣然回京，使「天朝」文武百官在驚濤駭浪中如逢救主，大家公推他主持朝政，在他們看來當年金田起義的六王只剩下了天王與翼王，兩位老弟兄的衷誠合作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詎知天王翼王間的基本矛盾永遠無法消除，洪秀全始終把石達開視作外人，於是他利用他兩位既無定見又乏學識的哥哥；安王洪仁發與福王洪仁達，百般挾制翼王，逼他倉卒出走。自此，太平天國註定其必將覆滅的命運，而石達開也興起了遠走他方，自力更生的念頭，天王金陵城破，翼王成都就戮，兩位貌合神離的老弟兄殊途同歸，化作黃土一抔，六王畢，四海一，憑添東南糜爛，逸民歌謠而已。

太平天國起自道光三十年庚戌（公元一七五〇年），覆滅於同治三年甲子（公元一八六四）年，前後歷道光、咸豐、同治三朝，共十有四年，是爲中國近代史中最大的一個轉捩點，古來興亡存廢，半由人事，緬懷太平天國因石達開之加入而興，由石達開之遠走高飛而敗，讀者諸君，能無感慨？！

文末，謹錄何應欽先生的題翼王亭及石室詩，以備採證：

風雲叱咤聚羣英，文武才兼擁重名；半壁江山復漢土，一腔義憤覆清兵。蕭牆變亂傾天國，蜀道馳驅困敵營；痛飲黃龍辜壯志，高亭萬古紀忠貞。